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6.018

# 单音动词指称化受限的表现及成因

高再兰<sup>1</sup>,张婷<sup>2</sup>

(1.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安徽大学 安徽语言资源保护与研究实验室,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词在较多句法结构中受到限制,受到限制的原因以往研究多从韵律来进行解释,但单双音节动词在指称化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对立差异。单音节动词指称性弱,指称化难;双音节及多音节复合动词指称性强,指称化易。在需要指称化的句法结构中,单音节动词由于不能指称化而受到限制,不能使用,而双音节及多音节词可以使用。单音节动词指称化受限的原因又与汉语词法、句法特征密切相关。其中,双音节及多音节动词词法结构中存在“词内句法结构”是主要原因。

**关键词:**单音动词;复合词;词长;指称化;构词法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6-0135-09

## 一 问题的提出

指称既是名词性功能,也是动词性功能的功能。动词性功能用来表示指称用作名词被称为非范畴化<sup>①</sup>。动词性功能通过各种形式可以实现指称化,指称化分固有和临时两个层面,固有指称化在词汇层面完成,临时指称化在句法层面实现。如:

(1) 盖—盖子、印—印儿、奔—奔头; teach-teacher、shop-shopping、educate-educator。

(2) 编辑、导演、管家、藏书(他的藏书)、回信(收到了你的回信)、炒肉丝(来一碗炒肉丝)、护膝。

(3) argue-argument、accomplish-accomplishment、educate-education、act-action。

第(1)类动词在语义上发生转指,且形态上发生变化;第(2)类动词在语义上发生转指,形态上不发生变化;第(3)类动词在语义上发生自指,形态发生变化。这三类动词的指称化在词汇层面实现,动词转变成了名词。

有些动词在句子中临时用来表示指称,暂时

获得指称功能,如汉语中动词大量用作主语、宾语、定语、中心语等非谓词性句法功能的现象,如:

(4a) 打架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

(4b) 她动不动对家人加以毫无意义的折腾。

此处“打架”“折腾”在词库中仍然是动词,在句子中临时用作了指称。郭锐把词语在句中所实现的“指称”“陈述”“修饰”等意义称为“表述功能”,并指出表述功能有内部表述功能与外部表述功能之分。“内部表述功能是词语固有的功能”“外部表述功能是词语在某个语法位置上最终实现的表述功能”<sup>②</sup>。此处“打架”“折腾”的内部表述功能为陈述,外部表述功能为指称。

“内部(固有)”与“外部(临时)”两个层面的指称化对应词汇与句法两个层面的指称化。词汇层面实现的指称化为内部(固有)指称化;句法层面实现的指称为外部(临时)指称化。把指称化区分为词法与句法两个层面能较好地说明指称化与名词化的关系。如果动词在词汇层面发生了指称化,则表明该动词实现了名词化;动词仅在句法层

收稿日期:2022-06-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YY141)

作者简介:高再兰(1975—),女,湖南岳阳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语法学、方言学、语言类型学研究。

①刘正光,刘润清:《语言非范畴化理论的意义》,《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期。

②郭锐:《表述功能的转化和“的”字的作用》,《当代语言学》2000年第1期。

面发生了指称化,不一定实现了名词化,如上述“打架”“折腾”在词汇层面仍然是动词,只是在具有指称性功能的句法位置临时被赋予了指称的语义值。主宾语、定语、方位结构、数量结构等表示指称的句法环境,往往能够给动词以指称功能的赋值。

现代汉语单音节动词在较多句法结构中使用受到限制,受到限制的原因以往研究多从韵律来进行解释,本文通过探讨单音节动词在指称化方面的特点,对比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复合动词在词法与句法层面指称化实现能力的差异,揭示单音节动词指称化难以实现导致的在句法结构中使用受限的内在机制。而单音节动词难以指称化又与汉语词法、句法特征密切相关。

## 二 单音节动词在指称等级序列中的表现

陆丙甫通过对及物动词的谓词宾语的指称性进行测试,发现句子中不同类型动词的宾语的指称化程度不同。模态动词(应该/愿意)的宾语没有发生指称化、真谓宾动词(以为/觉得)的宾语指称化程度最低、一般谓宾动词(开始/继续)的宾语具有不同程度的指称化、准谓宾动词(进行/加以)(假谓宾动词)的宾语没有发生指称化,因为其宾语原本就是指称性的。我们根据陆文的测试归纳为如下指称化等级 L<sup>①</sup>(为了称说方便,标为 L):

模态动词宾语<真谓宾动词宾语<一般谓宾动词宾语<准谓宾动词(假谓宾动词)(指称化等级由低到高)。

动词的指称化等级 L 是对特定句法位置——宾语位置的谓词的指称性进行测试得出的结果。该结果显示,动词充当宾语时,具有指称性,但宾语动词的指称化强度随着谓语动词的类

型差异而有所不同。指称化等级 L 测试了宾语位置谓词的指称化强度差异。

吴怀成指出:“指称化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动词的指称性具有等级差异。动词的指称义可分为概念指称义、具体事件指称义、类事件指称义和物化事件指称义。这些指称义分别对应于动词向名词功能漂移的不同阶段。”吴文所排列的指称义等级差异(标为 W)为<sup>②</sup>:

概念指称义<具体事件指称义<类事件指称义<物化事件指称义(指称性强度由低到高。)

指称义等级 W 是对指称义意义本身强度进行的等级分类。概念指称义的指称性最低,物化事件指称义的指称性最高。

用这两个指称强度等级序列对单双音动词的指称性强度进行测试可以看到,单音动词与双音复合动词的表现具有对立性。

### (一)用“指称化等级 L”测试

根据陆丙甫的研究,从模态动词宾语到准谓宾动词宾语(假谓宾动词),其指称性强度越来越高,准谓宾动词宾语的指称性最高。单音节动词能充当其他三种宾语,不能充当准谓宾动词的宾语,如表 1。而双音节复合动词能够充当四种动词的宾语。可见,单音单纯动词与双音复合动词在充当假谓宾动词宾语上存在对立差异。指称化等级 L 中,假谓宾动词宾语与其他三类宾语在指称化强度上差距最大,其他三类宾语存在指称化强度大小的差异,是量的差别;假谓宾动词宾语自身就是指称性的,是质的区别。单双音节动词在其他三种宾语位置和谐,在假谓宾动词宾语位置对立,说明单双音节在一定句法条件下都可以发生一定程度的指称化,但如果要发生质的变化,转变为指称性的名词,则只有双音节及多音节动词可以,单音节动词不可以。

表 1 单双音节动词充当宾语的差异

谓宾类型	单音节动词	例句	双音复合动词	例句
模态动词宾语	+	应该唱,愿意说	+	应该歌唱,愿意诉说
真谓宾动词宾语	+	以为唱,打算说	+	以为歌唱,打算诉说
一般动词宾语	+	开始唱,继续说	+	开始歌唱,继续诉说
准谓宾动词宾语 (假谓宾动词宾语)	-	*进行唱、*加以说	+	进行歌唱,加以诉说

①陆丙甫:《基于宾语指称性强弱的及物动词分类》,《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②吴怀成:《关于现代汉语动转名的一点理论思考——指称化与不同层面的指称义》,《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 (二) 用“指称义等级 W”测试

根据吴怀成的研究,概念指称义指动词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所指部分,即它所代表的概念。如“吃是一个及物动词,也是一个二价动词”<sup>①</sup>,所有动词都有概念指称义。类事件指称化是动词所代表的事件类型的指称化。如主宾语位置上的光杆动词常表示类事件,这时它表达的是类事件指称义。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短语和以领格引导的

动词或动词短语在做主宾语时,如果表示的是一个有界的事件,则通常表达的就是具体事件指称义。做主宾语的动词,如果失去动词的基本语法功能与语法特征,同时带上一些名词性特征,如形容词定语、数量或指量修饰语等,则说明它们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名词。这时它所表达的就是物化事件指称义。

表 2 单双音节动词指称义类型的差异

指称义类型	单音节	例句	双音节	例句
概念指称义	+	吃是一个及物动词,也是一个二价动词。	+	离婚是一个离合词。
具体事件指称义	+	立即去北京才是最明智的决定。	+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个比例当然会发生变化。
类事件指称义	+	他这个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	垃圾处理已成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中的紧迫问题。
物化事件指称义	-	* 本月的这次调,已是上海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11 年来的第 13 次。 * 为了这输不起的高原测,许多球队早早飞到昆明,放弃一切基本训练,专供体能。	+	本月的这次调整,已是上海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11 年来的第 13 次。 为了这输不起的高原测试,许多球队早早飞到昆明,放弃一切基本训练,专供体能。

单双音节动词在表示物化事件指称义上出现对立,如表 2。单音节动词不能表示物化事件指称义,双音节及多音节动词能表示物化事件指称义。

以上测试表明,在句法层面,单音节动词不能出现在假谓宾动词宾语的位置充当宾语,也不能表示物化事件指称义,而双音节动词可以。单音节动词在句法层面难以实现自指指称化,名词化受限。

## 三 单音节动词在词汇层面指称化受限的表现

词汇层面的指称化最终都实现了名词化,实现了词类的转化。现代汉语动词词汇层面的名词化有自指和转指两种类型,“自指”是“名词化造成的名词性成分与原来的谓词性成分所指相同”,是单纯的词类的转化,语义保持不变。“转指”是“名词化造成的名词性成分与原来的谓词性成分所指不同”,既有词类转化,所指也发生

变化<sup>②</sup>。

### (一) 从转指来看

动词转指名词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加缀派生法;一是零位派生法。汉语中,动词兼采用加缀派生与零位派生法。从词长来考察,单音节短动词转指多采用加缀派生法,而双音节或多音节动词多采用零位派生法,如:

(5) 猎/猎人、爱/爱人;编/编者、作/作者;想/想头、响/响头

以上单音动词添加后缀后转指成名词,后缀不能省略。

双音节或多音节谓词转指时省略更加多见,如:

(6) 监护/监护人、被害/被害人、候选/候选人;单身/单身汉

多音节谓词性短语由动作转指动作结果时,采用零位派生,如:

(7) 炒肉丝、蛋炒饭、肉夹馍、鸡蛋灌饼、宫保鸡丁

<sup>①</sup>吴怀成:《关于现代汉语动转名的一点理论思考——指称化与不同层面的指称义》,《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sup>②</sup>朱德熙:《自指与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言》1983年第1期。

口语中有些添加后缀“子”的单音节动词,当转指工具时可以省略后缀,如:

(8) 盖/盖子、拍/拍子、套/套子、  
钩/钩子、扣/扣子

“把盖盖上。”“我的拍呢?”“掉了一粒扣。”以上例句中“子”尾后缀均省略,仍然可以表示转指名词义。但不是所有转指工具的单音节动词其后缀“子”尾都可以省略。如“撑子/\*撑、对子/\*对、码子/\*码”等。

不管从类型还是数量来看,单音节动词添加表示转指义的后缀名词化后,其后缀的省略难度更大。

王冬梅讨论汉语动词转指的语义类型时提到了一个现象,她指出:“‘动词+词缀’转指名词时,动词可以是单音节的,如‘编者、作者’等,也可以是双音节的,如‘教练员、办事员’等。‘双音节动词+词缀’转指名词时,很多词缀都可以省略,变成双音节词直接转指名词。如:裁判员——裁判;指挥员——指挥;司令员——司令。而‘单音节动词+词缀’转指名词时,词缀不能省略。这说明单音节动词和词缀的结合比双音节动词和词缀的结合紧密,也就是说,‘单音节动词+词缀’转指名词时词汇化程度比‘双音节词+词缀’转指名词的词汇化程度高。”<sup>①</sup>王冬梅从词根词缀结合紧密度、词汇化程度来说明单音节动词必须加词缀而双音节动词可以省略词缀的现象。我们认为,单音节动词的指称性弱,要实现转指需要增加一个音节变成双音节,而双音节动词本身已有两个音节,因而省略词缀音节也可以实现转指,这说明,双音节形式是转指名词化基本的词长形式。

## (二)从自指来看

现代汉语中兴起了一些构词能力强的后缀,它们常后置于双音节或多音节动词,使其转变为名词,实现自指名词化,如“性”“热”“风”等。

(9) 创造性、积极性、微创性、原创性、无菌性、尝试性、发展性

(10) 购房热、换购热、养鸡热、换车热、出国热、考研热、培训热

(11) 抢购风、吃喝风、赌博风、自驾风、偷盗风、补习风、办酒风

上述后缀置于单音节动词后使之实现自指名词化的较少,如“\*偷性”“\*盗热”“\*吃热”“\*喝风”“\*抢风”等都不成立。

英语中动词发生自指名词化时,一般单音节动词采用零位派生法,而多音节动词多采用加缀派生法。

名词后缀主要加在双音节或多音节后,如:education(-tion)、disturbance(-ance)、government(-ment)等。

零位派生法多针对单音节动词,如walk(have a walk)、laugh(have a laugh)、look(have a look)等。类似的还有have a try、have a rest、have a drink。双音节也可以零位派生,如have a surprise,但音节越长,零位派生越难;同理,音节越短,加缀派生越少。

加缀派生是通过词法的形式标记为名词,零位派生通过句法形式,如加冠词、充当主宾语等句法形式标记其名词性。可见,英语中的单音节动词也可以实现名词化,但词汇层面的加缀派生多选择双音节或多音节动词,而加缀派生是更为彻底的名词化。

英语中的单音节动词自指名词化不如多音节动词自由,而在现代汉语中,自指名词化对单音节动词的限制性更加显著。据李小雪考察,《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单音节动词源名词约有50个,通过对这50个动词源名词进行分析,发现大都是转指名词化产生的名词<sup>②</sup>。汉语中动词自指非形态变化名词化很少在单音节动词中发生。自指名词化产生的名词很少。

## 四 单音动词在句法层面指称化受限的表现

### (一)充当名词性句法功能

#### 1.光杆形式充当主语

单双音节动词都能够充当主语,汉语动词性成分充当主语时,该动词性成分不与谓语动词发生施动关系,具有话题的性质,谓语通常为系动词、能愿动词、变化动词等。如:

(12)有这么一个高层的父亲,学习不过是个形式。//应当明确,学是为了

<sup>①</sup>王冬梅:《动词转指名词的类型及相关解释》,《汉语学习》2004年第4期。

<sup>②</sup>李小雪:《单音节动词源名动兼类词初探》,《现代语文》2009年第11期。

干,但干不能代替学。

动词“学习”与“学”充当主语,谓语为系动词“是”。“学习”“学”与动词“是”之间不发生施动关系。

(13)根据我的经验,练习可以增进记忆力,不管老少都如此。//唱歌需要练,练才能提高发声的技巧。

动词“练习”“练”充当主语,谓语由能愿动词与行为动词构成,“练习”与“练”与谓语动词“增进”“提高”不发生施动关系,施事为某人在句中没有出现。“练习”“练”可以解读为话题。其后可以补出主语“我们”。话题可以由小句、动词性成分、名词性成分充当,由于话题不与谓语动词发生施动关系,话题既可以是陈述性成分,也可以是指称性成分。

单双音节动词在充当主语上只存在频率上的差异,双音节动词充当主语的频率比单音节动词高。从随机抽取的100例动词充当主语的例句来看,谓语动词为系动词“是”的句子抽取50例,单音节动词作主语的例句仅3例;谓语动词为“(才)能”的动词作主语的例句抽取50例,单音节动词作主语的例句仅6例。单音节动词充当主语的频率远少于双音节动词或多音节动词。

## 2. 充当宾语

单音节动词不能光杆充当体宾动词和准谓宾动词的宾语,双音节动词可以。如“学习”“练习”可以作准谓宾动词或介词的宾语,“学”“练”不能。如:

进行学习/练习- \* 进行学/练;通过学习/练习- \* 通过学/练。

下面列举几个“学”“学习”的例句。

(14)我们要对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的精神进行认真深入的学习(\*学)。

(15)见小丽的枕头下放着课本,我问:“练滑冰影响学习(\*学)吗?”

两个例句中,双音节动词“学习”充当了“进行”“影响”的宾语,而替换为单音节动词“学”皆不能成立。这里的动词为准谓宾动词(假谓宾动词),陆丙甫指出假谓宾动词的宾语是指称性的<sup>①</sup>。

(16)通过学习(\*学),各级干部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双音节动词“学习”充当了介词“通过”的宾语,替换为单音节动词“学”不能成立。介词引的是一个指称性成分。

在汉语动词用做主、宾语表示指称这一问题上,学界经常把主宾语并提用来说明动词的名词化或指称化,其实主宾语对于验证动词的名词化来说具有较大区别。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及多音节动词在充当主语时表现为不对称性,而在充当宾语时则表现出对立。动词性成分充当主语时,有的不与谓语动词发生施动关系,如充当话题,而充当话题的动词不需要进行指称化功能赋值。动词性成分作体宾动词与准谓宾动词的宾语时,动词性宾语与谓语动词发生支配关系,宾语动词处在一个指称性句法环境中,需要进行动词的指称功能赋值。总之,从上述考察也可以看出,单音动词与双音及多音动词在充当准谓宾动词的宾语时表现出对立,即单音节动词不能出现在准谓宾动词宾语位置,而准谓宾动词的宾语是指称性的。

## 3. 充当定语和中心语

在粘着式定心结构中,单音节动词不能直接作定语,双音节动词可以。以“学习/学”“练习/练”为例:

(17)练习本、练习题、练习册;学习卡、学习量、学习桌

\* 练本、\* 练题、\* 练册; \* 学卡、\* 学量、\* 学桌

练习次数、练习时间、练习方式;学习成绩、学习效率、学习场所

\* 练次数、\* 练时间、\* 练方式; \* 学成绩、\* 学效率、\* 学场所

在粘着式定心结构中,单音节动词不能直接作中心语,双音节动词可以。如:

(18)步伐练习、双人练习、综合练习;理论学习、语文学习、业余学习

\* 步伐练、\* 双人练、\* 综合练; \* 理论学、\* 语文学、\* 业余学

在粘着式状中结构中,单双音节动词都可以直接修饰中心语。以“学习/学”“练习/练”为例:

<sup>①</sup>陆丙甫:《基于宾语指称性强弱的及物动词分类》,《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9)刻苦学习、勤奋学习、自主学  
习;刻苦练习、勤奋练习、精准练习

常学习、多学习、晚学习;常练习、多  
练习、晚练习

(20)苦学、勤学、自学;苦练、勤练、  
精练

刻苦学、勤奋学、自主学;刻苦练、勤  
奋练、精准练

单双音节动词在定心结构与状心结构中的对立差异表明了单双音节动词指称性强弱的差异。状心结构为陈述性结构,状语与动词中心语表示陈述功能,进入该结构的动词不需要发生指称化,因而单双音节动词都可以进入该结构。定心结构为指称性结构,定语与中心语具有指称性,进入该结构位置的动词要发生指称化,单音节动词不能进入该结构中,说明单音节动词不能在该结构中激活指称功能。

### (二)与方位词“中”组配

单双音节动词都可以与方位词“前”“后”组合构成表示时间的方位结构。

(21)说前/后、跑前/后、笑前/后、  
写前/后、买前/后

说笑前/后、奔跑前/后、谈笑前/后、  
书写前/后、买卖前/后

但单音节动词不能与方位词“中”组合构成表示时间的方位结构,而双音动词可以。如:

(22)\*说中、\*跑中、\*笑中、\*写  
中、\*买中

说笑中、奔跑中、谈笑中、书写中、买  
卖中

方位词“前”“后”“中”都既能与名词组合又能与动词组合,与名词组合表示空间,与动词组合表示时间。但“中”在与动词组合表示时间时,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动词出现了对立。这种对立体体现了单双音节动词指称化功能的对立。

“中”与“前”“后”同为方位词,其概念差别在于,“前”“后”表示“正面所朝的方向”“背面所朝的方向”(《现代汉语词典》544页、1040页),是二维空间概念,“中”表示“范围内”“内部”(《现代汉语词典》1693页),是三维空间概念。相应的,“VP前/后”表示以VP为起点无终点或以VP为终点无起点的单向时间段(如“奔跑前/奔跑后”);“VP中”表示由VP构成的有起点有终点

的时间段(如“奔跑中”),由起点和终点包围构成的时间段是离散的、可数的事物,如“一次奔跑中”“奔跑这一过程中”,而只有起点或只有终点的时间段为连续的、不可数的事物,如“\*一次奔跑前/后”“\*奔跑这一过程前/后”。强离散性表现为强空间性,弱离散性表现为弱空间性;强空间性表现为强指称性,弱空间性表现为弱指称性。可见,“VP中”为强指称性结构,进入该结构要求激活动词的指称功能。单音节动词不能进入,说明单音节动词的指称功能不能激活。

### (三)与数量/指量短语组配

单音动词不能与动量词“场”和时量词组合,而双音动词可以。

(23)\*一场说、\*一场跑、\*一场  
笑、\*一场写、\*一场买

一场演说、一场奔跑、一场谈笑、一  
场书写、一场买卖

(24)\*一小时说、\*一小时跑、\*  
一小时笑、\*一小时写、\*一小时买

一小时演说、一小时奔跑、一小时谈  
笑、一小时书写、一小时买卖

“场”常组配事件名词,如“一场晚会”“一场研讨会”“一场婚礼”等,事件名词“晚会、研讨会、婚礼”等虽具有时间性,但从词类功能来说是名词,所以“一场NP”是指称性结构。单音节动词不能出现在该指称性结构中,表明单音节动词的指称功能不能被激活。

时间量词也常与事件名词组配,如“十分钟早餐、一小时雨、一小时会议”等。数量短语修饰动词构成的仍然是定心结构,为指称性结构,进入该结构动词的指称功能需要激活,而单音节动词激活受限。

由(一)至(三)可以看出,上述表示指称性的句法结构中,单音节动词都不能进入,这些事实表明,汉语单音节动词在句法层面指称化受到限制。

## 五 单音节动词指称化受限的原因探讨

### (一)已有观点

学界已注意到汉语单音节动词名词化受限这一现象。如张国宪认为,单音节动词动性强,适于陈述,双音节动词动性弱,不仅可以用于陈述,也

可以用于指称<sup>①</sup>。张建军指出大多数双音动词本身都能够自由地实现指称化,而单音动词以及能愿动词、形式动词、判断动词、领属动词等少数几类特殊动词在指称化过程中则具有标记性<sup>②</sup>。朱德熙和沈家煊在论述虚义动词宾语时谈到了单双音节动词名词化的差异。朱德熙指出了单音节动词不能成为表示动作的名词性成分,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单音节动词不能成为表示动作的名词性成分(纯名词或名动词)<sup>③</sup>。沈家煊在解释为什么不能说“\*进行第三次打/调”而可以说“进行第三次打击/调整”时指出,按照“名动包含”说,单音的“打”“调”是动强名词,双音的“打击”“调整”是动弱名词,但没有更进一步解释单音动词动强名弱的原因<sup>④</sup>。

以上学者都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双音节是动词转化为名词的必要条件。吴怀成首次进行了解释,指出“单音节动词无法向名词转化的根本原因是单音节动词大多是一个多义范畴,无法激活一个事件框架”。本文赞同吴文所说的“无法激活一个事件框架”,但不同意“单音节动词大多是一个多义范畴”导致无法激活事件框架的观点。根据吴文的统计,“在528个单音节动词中,有216个动词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义项,占全部单音节动词中的一半”<sup>⑤</sup>。用仅占一半的数据来说明全部事实恐怕缺乏说服力。另外吴文认为单音节“读”因为多义很难指称化,举了以下例句:

(25) \*他每天都读书,读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好习惯。

但如果换一个也是多义的单音节动词“吃”,合法度要高一些,如:

(26)他每天都吃很多零食,吃已经成了他发泄的一种方式。

例句(25)之所以被认为不好也是因为“读”常作为一个及物动词带宾语,没有宾语会产生突兀感,而不是因为它的多义性。况且“读”的多义

分化并不显著。例句(27)(28)中的谓语动词为“成为”,“读”“吃”等单音节动词相当于话题,后可插入“这”,如:

(27)他每天都读书,读,(这)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好习惯。

(28)他每天都吃很多零食,吃,(这)已经成了他发泄的一种方式。

因为不与“成为”构成施动关系,没有发生指称化,这一类句子是可以成立的。

## (二) 本文的观点

本文认为单音节动词不能激活一个事件框架的原因在于汉语句法的非独立性以及汉语词法的特点。汉语句法不具独立性,句法规则依赖语义语用。刘丹青指出:“汉语句法的独立性太弱,难以建立独立于语义、语用而相对自主的句法体系。具体地说,一,汉语句法的显性形式标志较少而且使用中缺少强制性,许多范畴不得不借助于语义语用来建立;二,汉语语法中仅有的形式手段即语序虚词,往往既表句法又表语用或语义,顾此难免失彼。”<sup>⑥</sup>汉语动词在句中实现指称化也依赖于首先满足指称义的语义基础。激活事件框架及获得指称化所需要的空间性语义基础。

而汉语词语结构的独特性在于双音节及多音节词具有词内句法关系。双音节及多音节词能够激活一个事件框架,而单音节动词无法激活一个事件框架。汉语词法结构的独特性表明,汉语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或多音节复合动词的区别,不仅是词长的区别,更是内部结构的区别。

董秀芳在论述汉语词语双音化的来源时指出:“从共时来看,汉语复合词与句法结构具有明显的同构性,复合词的五种主要结构方式正对应于短语的五种主要类型。”“从历时角度考察,复合词在来源上与句法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复合词可以说是词语与句法的一个界面(interface)。”“复合词来源于短语。”<sup>⑦</sup>黄月圆指出复合词的两种来源,一种来源于句法,另一种来源于词

①张国宪:《“动+名”结构中单双音节动作动词功能差异初探》,《中国语文》1989年第3期。

②张建军:《单音动词指称化的标记模式及其类属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6期。

③朱德熙:《现代书面汉语里的虚化动词和名动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④沈家煊,张姜知:《也谈形式动词的功能》,《华文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期。

⑤吴怀成:《单音节动词的类事件指称化》,《海外华文教育》2011年第4期。

⑥刘丹青:《语义优先还是语用优先——汉语语法学体系建设断想》,《语文研究》1995年第2期。

⑦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版,第9页。

法<sup>①</sup>。董秀芳总结“汉语最早的复合词产生于句法。在那时还没有复合词造词法,当复合词不断地从句法中衍生出来之后,复合构词法就产生了,这以后复合词就可以不通过句法而独立地创造出来了。把范围定在双音词情况也是如此”<sup>②</sup>。

不管是最初产生于句法的复合词还是后来根据复合构词法创造的词法复合词,复合词都具有与短语同构的句法关系,正是这种句法关系能够激活一个复杂事件框架使双音节动词能够实现指称化。

汉语复合动词有五种主要类型,VV(争吵)、SV(地震)、MV(空袭)、VR(提高)、VO(毕业),五种结构类型与汉语主要句法结构类型同构。词内句法关系激活了事件框架。

动宾结构 VO。如“毕业”,由动词性语素“毕”与名词性语素“业”构成支配与被支配的语义关系,动作“毕”指向“业”这一论元,激活了“结束学业”这一事件。

主谓结构 SV。如“地震”,动词性语素“震”与名词性语素“地”构成陈述与被陈述的语义关系,动作“震”指向“地”这一论元,激活了“大地震动”这一事件。

偏正结构 MV。以“空袭”为例。动词性语素“袭”与名词性语素“空”构成限制与被限制的语义关系,动作“袭”指向“空”这一论元,激活了“在/从空中袭击”这一事件。

述补结构 VR。如“提高”,动词性语素“提”与形容词性语素“高”构成补充与被补充的语义关系,动作“提”指向“高”这一补充性论元,激活了“向上提升达到一定高度”这一事件。

并列结构 VV。如“争吵”,由词义近似的两个动词性语素“争”与“吵”构成相互并列的语义关系,由动作“争”指向动作“吵”,激活“争与吵”这一事件。

根据 Croft 对简单事件的理想认知模型的概括可知,事件是一个复杂概念,由动作与它的各种论元构成一个事件框架<sup>③</sup>。这是从静态的语义层面说的。句法层面指称化是一种动态的使用规

则。一个单音节动词在静态层面即使表示一个复杂概念,具备潜在事件框架,但因为不能激活动作对潜在的论元支配关系,所以不能在句法层面表示事件框架,而双音节动词由于词内句法关系,能够激活动作对论元的支配或影响,构成一个事件框架。获得事件框架解读,使该词在语义上具有时间性的同时也获得了空间性,从而获得了指称化的语义基础。

考察中发现,并列式动词句法平面的指称化最为普遍。如 VV 结构类双音节动词基本上都能充当“进行”或“加以”的宾语。取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一部分包含“进行”的语料对其宾语加以统计,宾语频次出现不少于 300 次的如下:调查 2 356、检查 1 085、研究 1 265、改革 1 221、合作 1 003、分析 833、监督 889、访问 816、调整 686、管理 580、清理 450、修改 401、比较 490、改造 479、交流 439、处理 369、斗争 348、审查 357、教育 315。这些复合词都是 VV 结构类。

Talmy 提出了宏事件的概念,宏事件是“语言的概念组织之下的一种事件复合体,这种复合体具有基本性和普遍性”。“宏事件是一种上层关系,通常包含两种简单事件及简单事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事件与副事件。”<sup>④</sup>并列复合动词由两个表示动作意义的结构成分构成,每个表示动作的语素构成一个独立事件,因此并列结构由两个独立事件复合而成。两个独立事件构成更加显著的事件框架,因而指称化更加容易。

## 结语

首先,单音动词在较多句法结构中使用受到限制,如形式动词宾语、方位结构、定中结构等。受到限制的原因学界已从较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从指称性角度进行的探讨较少,且尚未深入。

其次,单音节动词难以实现名词化是汉语学界早已观察到的一个语言现象,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研究不多,从认知视域下的事件框架模型进行解释具有启发性。本文从词法结构对事件框架视域下的解释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汉语具有

①黄月圆:《复合词研究》,《国外语言学》1995年第3期。

②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版,第56页。

③吴怀成:《关于现代汉语动转名的一点理论思考——指称化与不同层面的指称义》,《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④李家春:《实现事件词化模式的类型学考察——基于文本调查的证据》,《中国外语》2018年第4期。

较为独特的词法结构,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及多音节动词之间不仅具有词长的区别,更有结构上的内在区别。双音节及多音节复合词具有与短语、句子同构的主谓关系、述宾关系、偏正关系、述补关系、联合关系等句法关系。而这一特征是英语等印欧语言中不具有的,这也表现了汉语单音节动词在自指名词化方面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

最后,单音节动词与双音节及多音节动词指称化功能的差异也表明词长与词的功能之间的相

关性,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是刘丹青<sup>①</sup>,他首次提出了词类与词长的相关性这一概念,并调查了名词与动词的词长差异。词长与词类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名词与动词之间,也存在于其他词类之间。高再兰<sup>②</sup>从类型学视角调查了介词与连词之间的词长差异与功能差异之间的关系。词类与词长具有相关性是许多语言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当然,量词与名词、形容词与副词、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语气词与叹词等词类之间词长与功能的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

## On the Causes of Limited Referentialization of Monosyllabic Verbs

GAO Zai-lan<sup>1</sup> & ZHANG Ting<sup>2</sup>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China;

2. Lab of Anhui Language Resources 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monosyllabic verbs in many syntactic structures are restricted, and there are obvious opposing differences in the referentialization of monosyllabic verbs. Monosyllabic verbs are weak in referent and difficult in referent. Disyllabic and polysyllabic compound verbs are highly referential and easy to be referentialized. In syntactic structures that need to be denoted, monosyllabic verbs are restricted by their inability to be denoted. The reasons for the restricted referential of monosyllabic verb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mong them,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re is syntactic structure in the lexical structure of disyllabic and polysyllabic verbs.

**Key words:** monosyllabic verbs; compound words; length of a word; referentialization; word formation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刘丹青:《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②高再兰:《介、连的词长特征与联系项轻重原则——类型学视角与跨语言调查》,《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